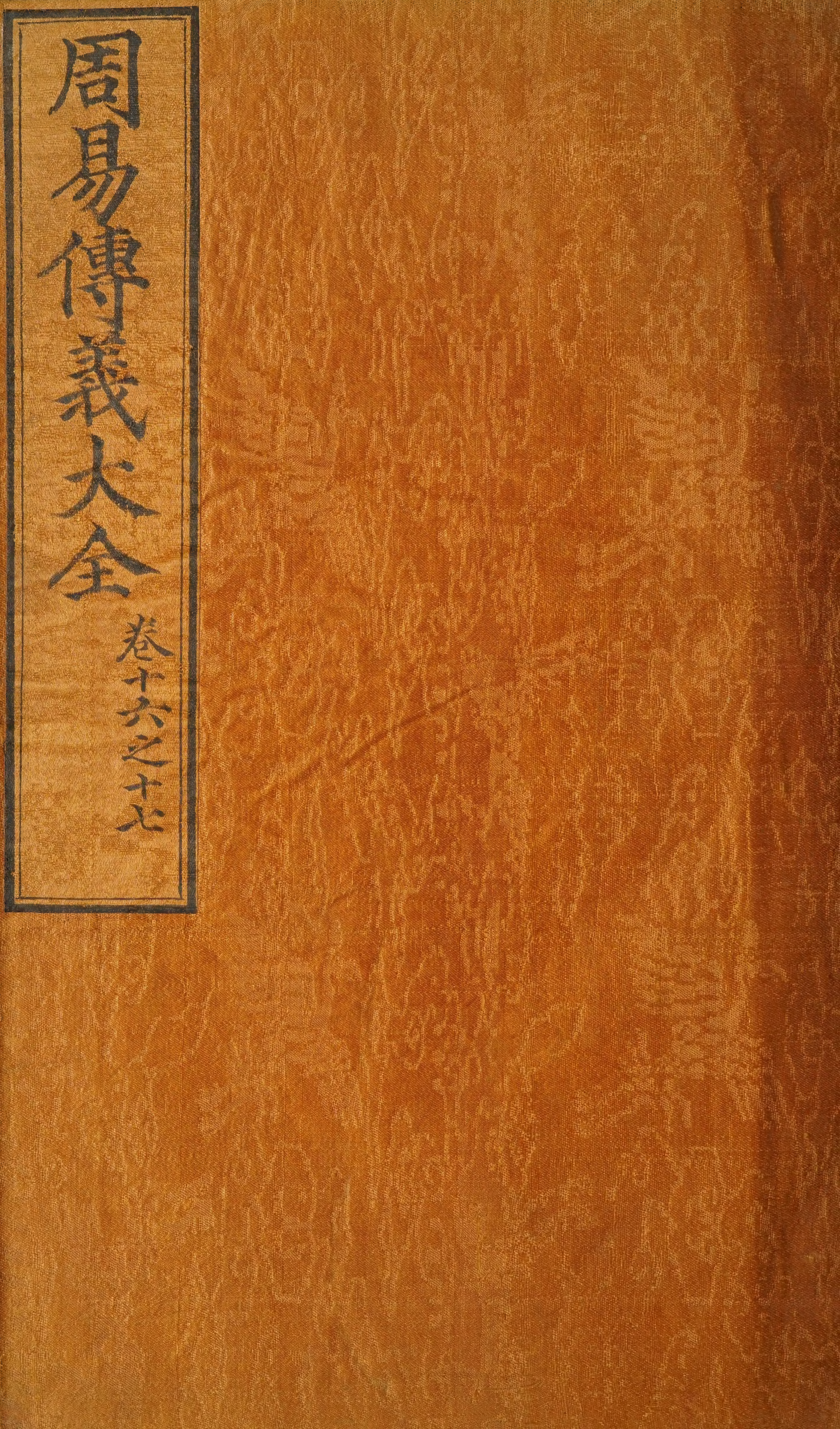

周易傳義大全
卷十六之十七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六

䷫ 巽下乾上

伊 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爲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爲象。王洙易反爲今文爲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豆反 取七喻反

傳 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本義 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中溪張氏曰。姤一陰方生。始與陽遇

而遽曰女壯何也。蓋陰陽往來。機不容息。未有剝而不復者。亦未有夬而不姤者。夫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自姤以往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初六之爲也。非女壯而何。女壯則男弱。故以勿用取女戒之也○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旣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以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雲峯胡氏曰。女壯。諸家皆以爲一陰有將盛之漸。本義以爲一陰當五陽。已有女壯之象。本義於復曰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踰月而復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於陽言其理生之漸。於陰不言者。亦扶陽抑陰之意也。況謂之復者。本失之而今來復。謂之姤者。本非所望者而卒然值之也哉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傳 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 本義 釋卦名 或問陰何以比小人朱子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一生都即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一柔姤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爲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傳 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

如是之女〔本義〕釋卦辭隆山李氏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亂下於男。即相比附。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本義〕以卦體言朱子曰。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隆山李氏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爲天地相遇之象。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爲五月。五月在辰爲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中溪張氏曰。五陽在上而一陰生於下。以陰遇陽。是天地相遇也。於時爲

夏至。夫天地不遇則已。遇則品物皆茂育而章著矣。萬物相見乎離。亦有品物咸章之義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本義指九五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臨川吳氏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於天下。故曰天下大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卦。然九五剛中正居尊位。故彖辭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傳 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涑水司馬氏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與克從。百揆時叙。禹稷皐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於衆人之中。後世誰知哉。姤之時義大矣

本義 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或問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雲峯胡氏曰。他卦言大矣哉者。多是釋卦辭後。別引天地聖人而極言之。姤亦然。本義不曰極言之何也。蓋柔遇剛。遇之不善者也。別取一義曰天地相遇。曰剛遇中正。遇之善者也。曰品物咸章。曰天下大行。亦既極言之矣。姤之時義

大矣哉。非賁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爲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於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於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傳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主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

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節齋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趙氏汝楳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頗同。姤爲大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爲地上之風。旁行而遍歷。大虛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唯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李氏開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履反又女紀反蹢直益反躅直錄反

傳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

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

【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

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

建安丘氏曰。姤之所以爲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雖然一陰方生。其勢漸長。終有不容遏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張子曰。豕初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雲峯胡氏曰。巽爲繩。有繫之象。金柅。剛而止物。九二象。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一陰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爲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又以一陰雖微而至於盛。特設羸豕蹢躅之象。使君子深自備焉。其爲君子謀至矣。然非特爲君子小人言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固如是也。人欲之萌。蓋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自止之而不使滋長則善矣。彖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當五陽。故於女爲壯。爻指此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於本爻觀之則曰豕。於二四觀之則曰魚。於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傳】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雲峯胡氏曰。初曰柔道牽。三曰行未牽。初柔有必進之勢。而三之剛其行反不能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

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中溪張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爲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爲主而四爲賓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息齋余氏曰。姤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當如程傳。即三人行損一人之意。

本義 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雲峯胡氏曰。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魚。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姤之有魚。將爲剥之貫魚矣。吁。可畏哉。或曰。初應

在四。二豈能包之。曰。卦以遇合爲義。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李氏開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剝六五无不利。而此亦无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傳 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潘氏曰。二既有魚。則不利於四。反指爲賓而不及之。故四无魚也。○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揆之於義。則不及賓也。譬衆漁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彼及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傳 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

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安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一有咎字也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進齋徐氏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三。即夬之四也。故皆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但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趍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繫。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雲峯胡氏曰。三

下不遇於初故有居不安之象前无應於上故有行不進之象○隆山李氏曰易之六爻惟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者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傳 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傳 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

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爲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雲峯胡氏曰遇非正道故四於初爲正應无遇之象遇既非正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爲近二包魚四則无魚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遠袁萬反

【傳】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己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

之離也【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爲小人。或以爲民。以爲小人。遠之可也。以爲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

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程子曰。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本義 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朱子

曰。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隆山李氏曰。姤所制在一陰。爻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蓏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一陰之生。此造化消息盈虛之運。非人力所致。九五當此時。含其陽明之章。以中正之道臨制之。造次顛沛不離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又何擇哉○中溪張氏曰。有隕自天。猶碩果不食而剥落復生。此言陰陽升降消長循環之理也。剥之上九。天位也。復之初九。地位也。碩果自天而剥落於地。復有生意存焉。豈非有隕自天乎○雲峯胡氏曰。二視初爲魚。五視初爲瓜。魚與瓜。皆陰物之美者。魚之餒。瓜之潰。必自内始。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欲包在地之瓜也。然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爲復乎。剥之一陽窮上而復生於下。其有隕自天之象乎○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一歩之初。動纔不正。昔之潛龍化爲羸豕。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

事體大巽。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覩氣象爲何如哉。爲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傳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无蘊字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

傳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已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雙湖胡氏曰。命。謂天命。命即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中溪張氏曰。五有剛健中正之德。於一陰始生之際而知一陽復生之機。含晦章美以待乎時。其志亦欲盡人謀以聽天命而已○臨川吳氏曰。志不舍命辭意與遠民相似。民之遠君。由君使其民之遠

也。故不曰民遠而曰遠民。天命之不違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違也。故不曰命不吝。而曰不吝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傳 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臨川吳氏曰。剛而在上者。角也。至姤之終。下之所遇者如角之剛也。前不可進。剛而能觸。竟何爲哉。故吝 ○潘氏曰。高而傷物者。角也。以此遇合。誰其與之

本義 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隆山李氏曰。當遇之時。已獨剛亢不與物合。是爲吝道。然陰方長。陽

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絲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絕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傳 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中溪張氏曰。姤其角。與晉其角。皆上窮之義。○節齋蔡氏曰。姤者。以一取柔遇五剛而成卦。遇非正道。唯近者得之。而正應者反凶也。二最近。故先有之。三之厲。以隔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含章。雖无相遇之道。而處位中正也。上之吝。最遠而窮也。四之起凶。遇不利正應也。○馮氏去非曰。外三爻者內三爻之應。初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包有魚。故五則以杞包瓜。三之臀。厲无大咎。上之角。吝而无咎。遠近淺深之間耳。○建安丘氏曰。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六爻以初陰爲主。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凡陽

之於陰遠則不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最近遇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四雖應初而初爲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礙四進則礙二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含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角上窮吝之戒○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計亦不可无以蓄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 坤下兌上

傳 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爲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爲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爲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假更白反豐渙卦辭並同

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一无極字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彖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

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鬼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朱子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爲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鄭氏剛中曰。自內以下宗廟之象。康成謂艮爲門闕。巽木。宮闕象。○平菴項氏曰。卦名下元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利見大人亨。利貞

傳 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進齋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西溪李氏曰。宗廟者。

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爲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爲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爲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爲萃。豈特二五相應而已哉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傳 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

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本義 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爲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爲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

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朱子曰。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中溪張氏曰。萃爲豐盛之時。則祭享之禮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則吉也。處萃之時。人心翕合。以順而行。故利有攸往也。○雲峯胡氏曰。王假有廟於萃渙言之者。渙。散也。謂祖宗精神易散。故爲廟以聚之。萃。聚也。謂聚己之精神。然後能至于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也。彖五句各自是一事。聖人見萃有假廟象。又見五爲大人之象。故曰利見大人亨。言羣聚於下必見大人以爲之主而後亨也。又見五與二皆正。故曰利貞。萃不以正。其能亨乎。利亨利貞。兩利字不相蒙孔子釋而合之。謂聚之利於亨者。以見大人則爲所聚之正。是乃利貞也。後之說者但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隱矣。又聖人見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必用大牲乃吉。渙之時且利涉大川。則萃之時必利有攸往

也。本義以爲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蓋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音悅

傳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而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中溪張氏曰。萃之所以爲聚者。以其坤順而兌說也。上有剛中之主而下得柔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傳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

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中溪張氏曰。王者至於有廟。得以致其孝享之誠。此敬之所聚也。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臨川吳氏曰。○胡氏曰。人生則精神聚於身。既歿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卦。設爲廟祧以聚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傳 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傳 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

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本義】釋卦辭朱子曰。順天命。說道理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進齋徐氏曰。大牲。血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臨川吳氏曰。物聚人聚而衆多之時。祭者宜盛。居者宜往。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本義】極言

其理而贊之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進齋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感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雲峯胡氏曰。感之情通。恒之情久。聚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恒之理也。萃之所謂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於所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於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道。於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時掌反

傳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

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除者。脩而聚之之謂或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如人少處必无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爲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中溪張氏曰。兊澤之水上於坤地之上。有散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弊。當簡治而除其弊壞也。○雲峯胡氏曰。除戎器。脩兵器而聚之。戒不虞者。防民之聚者有時而散也。○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號戶羔反。握烏學反

傳 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一有聚字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本義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朱子曰。不知如何說箇一握底句出來。○節齋蔡氏曰。有孚應四也。不終。柔也。三柔相比。亂萃者也。○雙湖胡氏曰。初當萃之始。向遽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乎。

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僅以陰陽相得。可无咎耳。取象有蒙全體義者。此爻號笑一握蒙上兌艮故也。○雲峯胡氏曰。不終。陰柔不能固守之象。亂。陰雜之象。一握陰聚之象。萃與比相似。比初六有孚盈缶。萃之初則有孚不終。比初无應而孚信充實。其終也自有他吉。萃初與四應而惑於二陰。是有孚而不能自守。志亂而不无妄聚者也。聖人戒之曰。若號呼九四正應。則二陰必以爲笑。唯勿恤二陰之笑而必往從。庶乎可以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傳)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羊畧反）

(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

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闢辭微其尾爻之辭闢一作開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

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

下字也以綸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綸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朱子曰孚字乃利用綸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進齋徐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二以柔居柔中類聚而安於下五以衆歸於四有位而匪孚雖應猶未萃也人之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厚齋馮氏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二是也本爻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建安丘氏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實相與不尚虛文猶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苟未孚而用綸則非所利也○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爲吉而二乃以用綸爲利何歟曰備物乃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

本義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

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爲主。祭之薄也。○雙湖胡氏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樂爲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唯牽引上下而萃於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於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爲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謂虛中誠實。發明孚字。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傳 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

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傳 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欲字）萃如則爲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

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東谷鄭氏曰下二陰皆萃於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嘆而无依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於上上雖不相得不免小吝而亦无咎也○建安丘氏曰萃初三兩陰皆萃四

者。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雲峯胡氏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上六陰極无位。又非正應。故曰往无咎。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爲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恐誤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傳 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東谷鄭氏曰。上體說能巽而受之。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傳 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

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矣一作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能一作无咎也。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中溪張氏曰。四處近君之位。應初比三。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民。衆不以正。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僭竊之咎。否則强

君在上。威權太逼。未有不召釁產禍者。九四可以戒矣○建安丘氏曰。此爻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強臣逼君之象。在隨以有孚而後无咎。在萃以大吉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雲峯胡氏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四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必元吉无咎。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固宜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傳 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能一作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 白雲郭氏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傳 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一作得也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旣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旣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

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或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縉雲馮氏曰卦二陽爻所以聚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爲有位以四之位不當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无咎矣五萃有位而无咎君臣之分也然既有位以別於四或有其位无其德所以爲五者悔當何如哉故又戒之曰雖有位可致天下之萃或有未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悔

亡耳。比獨以九五爲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比與萃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也。○建安丘氏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爲之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爲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傳 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本義 未光。謂匪孚

或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朱子曰。見不得。讀易到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无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无其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音咨又將啼反洟音夷象同

傳 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隕穫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也 繒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齎咨嘆也涕洟悲泣也○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也

本義 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平菴項氏曰齎咨兌口之嘆涕洟兌澤之流○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建安丘氏曰上六居萃之終兌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於聚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雲峯胡氏曰三求萃不得故嗟上陰柔无位亦求萃不得故齎咨涕洟然居兌終能反兌

之說而憂者。故无咎。臨六五既憂之无咎。亦下兌之終也。夫萃極感之時也。宜物情和說順適。以應坤兌之象。今也初則號。三則嗟。上則齎咨涕洟。何也。禍福倚伏而盛滿難居。故大象有不虞之戒。而六爻皆言无咎者。必能補過而後无咎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傳 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爲。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洟。爲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

豈能安乎中溪張氏曰。五爲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也○建安丘氏曰。萃聚也。卦唯二陽。而四陰皆求萃於陽者。然九五得位失權。九四有權无位。故五萃有位匪孚。四大吉无咎。二與五應也。萃五者也。以其得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比。萃四者也。以其不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合四而往萃於五。故初與三皆言往无咎。而上以柔乘剛。則齎咨涕洟而已○隆山李氏曰。萃六爻或有應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辭皆曰无咎。乃天地萬物之眞情。眞情相合。吉多凶少故也。玆萃之所以亨歟

巽下坤上

傳 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爲升。所以次於萃也。爲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爲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爲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傳 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本義 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朱子曰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人虛拱底說話○董氏曰升者柔進而上也柔進而上所以元亨由卦才之善也○潘氏（夢旂）曰升自下而上者也方升之初宜擇所從惟見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中溪張氏曰升進也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元亨大人二也用見五應之也勿恤勿勞憂恤也南征前進也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亦謂之南狩○雲峯胡氏曰木生於地有進而上之象巽下坤上巽坤之中有離故有南自巽而坤其行自南故有南征之象晉與升皆取進之象

義晉則明已出於地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言亨。升則木方生於地中。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見有位之大人。則不憂其位之不進。欲進于德者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易以陽爲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專以德之進而言也。○隆山李氏曰。升首曰元亨何也。以畫言也。與蠱鼎大有皆九居二六居五。故皆曰元亨。此蓋主陽剛之畫有應于上而言之也。

彖曰。柔以時升

本義 以卦變釋卦名

中溪張氏曰。柔指六四也。柔本居三。進而爲四。自下升上。時焉而已。故曰柔以時升。○隆山李氏曰。陰陽二氣迭爲升降。陰升則陽降。陰降則陽升。未有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時升。○進齋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爲主。剛則有躁進之意。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爲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爲六四。故曰柔以時升。晉以五

爲主。升以四爲主也○雲峯胡氏曰。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於上。時也。識時者方可與言易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傳 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本義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童溪王氏曰。坤順也。巽亦順也。其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爲升。寧有未亨者乎○厚齋馮氏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才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胡氏曰。易以陽爲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是

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一作有）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臨川吳氏曰六五見九二九二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而有慶也○中溪張氏曰萃升皆曰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進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聚者下之所樂故利見大人進者上之所忌故勸以用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陰勿以陽升爲憂而陽升則有慶矣

南征吉志行也

傳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

其志是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九二苟能前進以輔乎五。則己之志得行。宜其吉也。二言有喜。即象之有慶也。五言大得志。即象之志行也○平菴項氏曰。用見大人勿恤。戒陰也。南征吉。勉陽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傳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中溪張氏曰。地中有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棟梁。長而不已。升之象也。蓋物之高大者。必以積。其所積者。必以順。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之不已。其高可以干霄。其大可以蔽日。未見其忤者。以順故也。君子體巽順之象。以其順

德。自微小積之。可以至高大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爲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逆德暴行。不升而困及之矣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朱子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勉齋黄氏曰。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爲長○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初六。允升。大吉

傳 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潘氏曰。初六陰柔在下。无應於上。本不能升。容比九二剛中之臣。陰陽志合而相允。九二援而升之。所以大吉。賢者在下而无與。非遇特達之知。何以自奮哉

本義 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王氏大寶曰。柔自下升。以剛而孚。允升之象。柔得剛而大。大吉之象。○雲峯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爲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

以陽信陰。故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傳 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傳 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一无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

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本義】義見萃卦

建安丘氏曰二與五爲正應九二爲巽木剛直之幹六五在坤地之中而能生木者也二五相應而相孚猶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臨川吳氏曰二剛中而應五然五柔未易遽孚故必待既孚於五而後乃利用禴也禴者宗廟之禮薄於常時者然誠孚於上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二十朋之龜言之於

反卦六五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哉。萃六二求萃於上。升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彖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李氏元量曰。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建安丘氏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

爻。孚豈唯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縉雲馮氏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雖五升而不來。以二之孚誠。五亦不能不守貞待二而爲之升階也。二能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賛二爲有喜。五爲大得志

九三。升虛邑

傳 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者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本義 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雲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陰。如入无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傳 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張子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己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己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

王乎進齋徐氏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本義 義見隨卦或問亨于岐山。朱子曰。只是亨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雲峯胡氏曰。隨上體兌。兌正西。羑里視岐山爲西方。故曰西山。此卦上體坤。坤位西南。故只曰岐山。山皆以在上卦取象。萃曰亨曰禴。升亦曰亨曰禴。萃取精神之聚可以事鬼神。升則言人能聚精神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傳 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

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己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中溪張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文王以服事殷。豈非順事乎。宜其有亨通之吉。而无僭通之咎。六四不言升者。可以昭文王順事之心也

本義 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雲峯胡氏曰。象自初爻至五。皆贊升之易。順而升。亦言其升之易也

六五。貞吉升階

傳 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

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沙隨程氏曰。下應剛德之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

本義 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雲峯胡氏曰。九三升虛邑。六五升階。皆象升之易也。九三剛正。故无戒辭。六五先貞吉之占而後升階之象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也。○楊氏曰。六五以柔得尊位。其進甚易。故曰升階。○雷氏曰。六五貞吉升階。先儒以爲踐阼。蓋貞吉然後可以升天子之位也。○中溪張氏曰。坤爲土。故曰階。六五柔進而上行。貞正則吉。階而升之。則由岐山而豐鎬。可以尊處九陛之上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傳 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興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節齋蔡氏曰萃者澤聚於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傳 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

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言冥行也○中溪張馮氏(去非)曰冥升猶氏曰上六處坤之上升之極猶之晦冥陰暗而猶升焉此進而不息者也然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息則何利之有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譬山之積塵海之積汚愈增高大也易曰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詩云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非利於不息之貞也歟○蘭氏(廷瑞)曰冥者晦也升豫皆以陰升居上位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雲峯胡氏曰豫上六冥豫戒以成有渝升上六冥升戒以利乎不息之貞者豫上震震動也欲動其悔過之心變其豫不爲豫也升上坤坤順也欲順其不已於進之心移於不息之貞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

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白雲郭氏曰消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中溪張氏曰坤爲冥晦陰虛爲不富冥晦在上猶且升而不息豈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能有其富矣○建安丘氏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三上升而爲四也以二體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爲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爲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與三於五非近非應无嫌於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如九二應五則礙而不得進故孚而用禴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逼故亨而順事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至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猶升焉則是冥升而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六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七

䷮ 坎下兌上

傳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爲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爲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疊山謝氏曰困井相表裏困爲塞井爲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傳 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 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本義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

取困窮朱子曰。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剥否睽皆是不好卦。只是剥卦分明是剥。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矣○雲峯胡氏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爲卦。上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爲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爲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言而无咎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進齋徐氏曰。兌口不掩。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相失。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已。故戒○雙湖胡氏曰。以卦躰言。坎遇兌而成困。澤自涸于上。坎自流于下。兩不相得。以卦爻言。二爲坎主。上爲兌主。又居不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蓋天地之氣。由西而

北則其勢順。故兌下坎上爲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下兌上斯爲困也。亨者。以卦德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主九五一爻言也。大人兼指二五。當困之時。有二五剛健中正之大人以濟之。吉无咎矣。但二體終不相得。故兌言而坎不信。其亦居困之時而二五各自爲謀者乎。看來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若剛揜之象。已是夫子彖傳自發其意。就彖傳釋之可也

彖曰。困。剛揜也 揜本又作掩於檢反

傳 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 于氏弇曰。乾上九降居九二而之險。坤六二上爲上六而揜剛。成困之義。○東平劉氏曰。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揜爲辭。蓋卦爲君子設也。○縉雲馮氏曰。下卦。陽也。陽寡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衆而在

一陰之下。陰爲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說音悅

傳 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 一作險艱 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朱子曰。困而不失其所亨。這一句自說得好。○誠齋楊氏曰。坎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其於處困也何有○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憫。夫子厄於陳畏於匡。孟子毀於臧倉

身彌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盧陵龍氏曰。所字合爲句。亨字爲句。所。如艮止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懼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傳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雲峯胡氏曰。剛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疾。使易專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知其疾而不能用藥也。如是則安用易哉。故彖曰困亨。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彖以大人稱。彖傳曰其唯君子乎。蓋困而不失其所亨即是貞。君子即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即剛貞之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由於亨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傳 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本義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吳園張氏曰。兌爲口在上。故曰尚口乃窮○西溪李氏曰。當遯言以避禍○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困彖傳自以剛揜發伏義卦象。文王卦辭初无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揜而不失其所亨。其惟二五剛中之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辭。歸重又在九五一爻上。有言不信而釋之以尚口乃窮也之辭。是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坎兌相失而成困象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傳 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

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无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本義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

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建安丘氏曰。兌上離下。其卦爲革。聖人象之曰澤中有火。兌上坎下。其卦爲困。聖人宜象之以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哉。曰。澤中不宜有火也。而有火。所以爲革之象。澤中宜有水也。而反无水。非困而何哉。若亦言有水。則困之義隱矣。有无二字。聖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溪張氏曰。澤所以瀦水。今水在澤下。則澤涸而无水。所以爲困。君子觀困窮之象。但委命於天而成吾之志而已。拘羑里以演易。厄陳蔡而弦歌。此皆善處困者也。致命遂志。猶殺身以成仁也。致命。有坎險之象。遂志。有兌說之象○東谷鄭氏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可遂。所謂從吾所好者也○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困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臀徒敦反

傳 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

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爲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爲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爲不正。失一作夫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爲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爲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建安丘氏曰。初六居困體之下。故曰臀。株木乃木之无枝者。指九四也。初本與四相應。四方爲上六

所揜。猶无枝葉之木不能庇覆之。故初不安其居。是臀困于株木也。初又處坎之下。是入于幽暗之谷。雖歷三歲之久而不能上覿乎四之正應也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臀困於株木如何。朱子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臨川吳氏曰。入于幽谷。不能自拔以出於困也○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爲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雲峯胡氏曰。卦名困。以剛爲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之木。纏繞之草。困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崇陽抑陰亦可見矣○合沙鄭氏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蔓

草未殺。故爲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爲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爲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爻皆陰。故繫以草木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傳 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紱音弗 亨讀作享

傳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爲困于

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 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爲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

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爲陰所畜。困陽爲陰所揜也。朱子曰。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白雲郭氏曰。九二剛中之大臣。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君子困於家食之際。無飲食宴樂之奉。其道則不可得而困。九五之君子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憂也

【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爲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無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　或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朱子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

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文是好文。當困時則是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問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无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中溪張氏曰。坎爲水。水潤萬物。如飲食之養人。故需五困二上下卦有坎體者。亦皆有酒食之象。況九二以剛居中。自有方來之慶。又豈眞困于酒食也哉○雲峯胡氏曰。困于酒食。醉飽之過。因厭飫而生苦惱者也。視初之困于株木。三之困于石。有間矣。所以初入幽谷。三不見其妻。二則有朱紱方來之慶。特五亦爲柔所揜。其來也緩。故曰方來耳。其占利於享祀而不利於征行。困之時誠一切至。可通神明。不必急於往也。无咎。諸家以爲誰咎。則當如節之象曰又誰咎也。今象曰中有慶。則征凶者行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本義精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傳雖困于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

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爲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乎。

本義 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蔾。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〇中溪張氏曰。石之爲物。堅確而不納者也。指九四。

四與初爲應。三雖比四而四不納之矣。坎爲叢棘。乃蒺藜也。六三進則遇乎九四之陽。如石壓其上而无所納。是困于石也。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其下而失所憑。是據于蒺藜也。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居陰。故三以上爲妻。然三與上无應。无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西耦而凶也○童溪王氏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爲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雲峯胡氏曰。六三本欲揜九二之剛。然九二剛中正。三陰柔不中正。故自取困焉。上六困之極。悔則猶可至於吉。如六三則上困于九四。下據於九二。以不正處二剛之間。失其所安。唯凶而已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傳)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傳 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

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爲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中溪張氏)曰。坎爲輿。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必有終也○雲峯胡氏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說。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其來之所以徐徐者。爲九二金車所隔也。然陰陽相應。正也。九二隔之。非正也。邪終不得以勝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也○潛齋胡氏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覿九四之心。其未覿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覿者終於覿。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傳 四應於一九於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爲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於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有與謂與初爲正應行雖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說音悅

傳 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爲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

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開封耿氏曰。享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

禮百神○節齋蔡氏曰享狹祭廣君臣之用異也○建安丘氏曰困卦二五蓋君臣同德以拯困彖所謂貞大人吉者也卦於二爻互明其義故在二言朱紱五言赤紱在二言享祀而五言祭祀也○雲峯胡氏曰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遂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本義 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也 進齋徐氏曰二五同德始雖未應終則應○潜室陳氏曰凡易言祭祀處又多中

實。否則中虛。中實則誠信之象。中虛則誠信之理。當困之時。以九居五。百事不利。唯有中實利祭祀耳。凡曰利祭祀。則有亨通獲福之理焉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傳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藟力軌反臲五結反卼五骨反

傳 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爲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爲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無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

征吉。也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本義 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縉雲馮氏曰。葛之附木。最出木杪。此上六困于葛藟之象也○雙湖胡氏曰。藟蔓生。上爻柔之象○中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極矣。處困而窮。動輒得悔。必知有悔之心。斯有可出困窮之道。故聖人特以征吉勉之○李氏椿年曰。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處困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而悔矣。與其靜而无悔。孰若動而有悔爲窮之通。往則吉也○雲峯胡氏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兩悔字。與豫悔遲有悔不同。豫言悔遲則事必有可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聖人拳拳欲人悔過如此○開封耿氏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捨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鄭氏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

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乃徐有說。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傳 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臨川吴氏曰。未當者。所處未得其當也。吉行者。能行而去之則吉也○建安丘氏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爲象。然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則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言困于株木。三言困于石。二則言困于酒食。而象以爲中有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四言徐有終。五言徐有說。而上則言困于葛藟。而象以爲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爻之謂矣

巽下
坎上

傳 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承上升而不

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進齋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爲泉眼二三剛爲泉石四柔爲井中空處五剛爲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爲井空處有全井象○隆山李氏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眞性者惟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暖律於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温此坎之眞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温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眞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剥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温矣載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

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渫淺往而不亙者。諸水下流之失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喪息浪反

傳 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朱子曰。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中溪張氏曰。井。德之地也。而以不變爲德。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爲邑。變坤爲坎。改邑也。坎水爲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不竭。故无所喪。不汲之而不盈。故无所得。剛往居五。柔來居初。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求水於下。往來皆井其井。則无飢渴之害矣。故曰往來井井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律悲反

傳 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毁敗也

本義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朱子曰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

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羸敗。言功不成也。○建安丘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厚齋馮氏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缾。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爲缾。從缶則又瓦爲之者。此象巽木无疑。○雲峯胡氏曰。澤无水爲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汔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上時掌反

本義 以卦象釋卦名義 隆山李氏曰。坎三爻二陰在外爲險陷。井象也。一陽居内陷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葢汲井之象也。井

之汲。爲烹飲漑濯。日用可旣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傳 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 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建安丘氏曰。剛中。五也。剛則不變。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林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雲峯胡氏曰。惟井之不改。故不以往而喪。不以來而得。而往者來者自井其井。彖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傳 雖使幾至。旣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爲功。

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甁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甁。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甁。所以凶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乎水爲功。汔至亦未繘井。猶未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甁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嵩山晁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冽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併其甁而亡之。羸其甁而凶者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上如字又時掌反勞力報反相息亮反

【傳】木承水而上之。一作本 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

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前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臨川吳氏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閔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勸勉之意。相。助力也。勸相者。使之各勤勉以相助也。○建安丘氏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勞乎民。民助乎君。古者井田之制。或取諸此。○雲峯胡氏曰。井以喻性。然則勞民勸相。所以養

人之性也。而以君養民。使民自養。又有井田之義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

傳 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所舍也

本義 井以陽

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臨川吳氏曰。井以陽剛為泉。陰柔為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故為泥〇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為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為人所食矣。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為舊井。而禽亦莫之顧矣〇進齋徐氏曰。人品汚下不能強於為善。无用於世為人所棄。觀於此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音捨

傳 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 本義 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食亦反鮒音附

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

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本義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鮒。程沙隨以爲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中微物。蛙屬。謂初。甕汲水瓶也。九二剛中。上无應與。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爲泉實可汲而在甕敝漏之象 ○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二无應而下比於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 ○中溪張氏曰。彖言羸其瓶。即此之甕敝漏也。巽體覆盂。亦有甕敝漏之象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傳 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

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臨川吳氏曰。與。謂應。无應在上。故无提挈之以出者 ○ 進齋徐氏曰。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嘗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甘爲下流之歸者。皆可與爲善。苟陽剛之稟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爲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息列反

傳 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

爲冀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本義渫不停汙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若非王明則无以收拾人才○中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深此渫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惟使我心惻也而行者過之亦爲之惻然也然三有甘潔之泉苟上遇汲者之明則美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

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才而上遇王者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利澤之福也○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哉。爲我心惻者。非我心自惻也。行道之人爲我而心惻也。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五明則汲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傳 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爲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本義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 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爲井惻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

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甃側舊反

傳 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本義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

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中溪張氏曰。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之俾勿壞。然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井冽之主。苟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之咎矣○雲峯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傳 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若一作能脩治一有亦字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平菴項氏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脩而爲甃。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爲脩井之象○建安丘

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蓋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洌音烈）

傳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本義 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嵩山晁氏曰井者陰之質也故靜而虛泉者陽之用也故動而實○沙隨程氏曰水始達曰泉坎水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瀘川毛氏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

甃。巳汲之泉也。故曰食。○雲峯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巳浚。二漏巳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寒者。水之性也。洌。潔也。三之渫。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渫與洌。性也。食與不食。命也。○白雲郭氏曰。洌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爲至矣。○合沙鄭氏曰。井以陽爲泉者。水固天之一陽而生也。巽二陽。一在地位。趨下射谷而非井矣。一在人位。居甃之下。汲之不及。不若坎之一陽浮溢於甃上也。井欲溢而鼎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傳 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建安丘氏曰。井六爻惟五曰泉。蓋九五爲井之主。位中而正。泉洌而寒。井之德巳盡美矣。井至九五雖未能收上出之功。而寒泉之食。則異乎井泥之不食井渫之不食者。非坎中之泉洌而且寒。則人亦將出而吐之。況食之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詩救反又如字

傳 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人一作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建安丘氏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爲功。繘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爲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爲私。故勿幕焉。夫惟收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之吉。苟收繘之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也

本義 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

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

雲峯胡氏曰。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象與鼎終乃成功。孚字例訓爲信。本義曰。有孚謂出有源而不窮也。蓋其出有源。井之體也。其應不窮。井之用也。必如此而後爲盡性之極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傳 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

雲峯胡氏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爲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脩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建安丘氏曰。井卦六爻合而觀之。一井也。泉。井實也。先儒以三陽爲泉。三陰爲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渫不食。九五言井洌寒泉。曰射。曰渫。曰洌。非泉之

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洌。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脩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西溪李氏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冽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也

䷰ 離下兌上

傳 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

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傳 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

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脩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西溪李氏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旣渫旣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冽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也

䷰ 離下兌上

傳 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

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傳) 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

猶一有有字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本義 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朱子曰。鄭東卿解革卦以爲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爲爐底。二爻爲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卿易專取象。如以鼎爲鼎。革爲爐。小過爲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合沙鄭氏曰。革有鼎革生爲熟之象。故爐鞴之象爲正。蓋以離火鼓鑄兌金從革也。革而受之以鼎者。以鼓鑄成鼎也。○沙隨程氏

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革。革也者。從其所勝而已○隆山李氏曰。已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已日乃孚也○進齋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雲峯胡氏曰。日。離象。日入澤。有已日象。革必已日乃孚者。民難與慮始。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已日而後信也。離明則約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也。不貞。則所革人不信。事不通。悔不亡矣。凡彖未有言悔亡者。此獨言之。重改革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傳 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程子曰。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或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朱子曰。意則一也。但變韻而叶之爾○臨川王氏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遠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爾○隆山李氏曰。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暵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无寒火。又曰。睽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雲峯胡氏曰。卦以相違爲睽。相革爲息。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傳 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說音悅 當去聲

傳 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

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本義】以卦德釋卦辭白雲郭氏曰。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見於已革之後○庸齋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咈於人情○雲峯胡氏曰。彖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不當。則不見革之亨。惟有革之悔。革而不當其悔乃亡。聖人慎之之意可知矣○楊氏曰。革而當者。如盤庚之遷。始則其民之不孚。迨夫遷都一定。民情安然。无所疑慮。其悔乃亡。使其革而不當。則是嬴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安能免其所謂悔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

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本義 極言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番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鋼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易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順天應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李氏曰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事畢時變係焉湯革夏而爲商武革商而爲周天命係焉○建安丘氏曰大而天地造化密運潛膚革春而爲夏革秋而爲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況古往今來世代更變則革夏而爲

商。革商而爲周。非湯武強爲之也。不過順天應人而已○中溪張氏曰。夫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辭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雲峯胡氏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言之。兌亦言之。兌。悅也順天理。應人心。悅道也。革重事也。而必以悅道行之。其義大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傳 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本義 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問革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

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說○楊氏曰。相生相剋者五行之自然。水上火下。相剋之義也。澤中有火。則相息必矣。然不有剋何以相生。不有革何以相因。君子觀革之象。知天地之屢革也如此。於歷數以推之。即時氣以明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无他。治歷以明之也○臨川吳氏曰。此變革之至大者也。歷。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歷所以明時也○雲峯胡氏曰。四時以相生為革。離兌之交以相克為革。不相克何以相生。善治歷者當能明之○西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鞏九勇反

傳 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愼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愼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本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

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中溪張氏曰鞏有拘束之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革蓋初處變革之始在下則非可革之位居初則非當革之時上无應援豈宜輕躁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革焉而不可妄動以有爲也○雲峯胡氏曰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而取市合之義也易道尚變故貴之爻有不貴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爲黃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應不可有爲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傳 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傳 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

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本)

(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雲峯胡氏曰。一爻爲一日。初至二。巳日也。初无位。二有位矣。初无應。二有應矣。柔順中正而文明。又有德矣。有德有位而有應。可革之時也。而必巳日乃革之。寧詳緩无遽急也。如是則往吉而无咎。聖人謹重之意可見。卦曰巳日乃孚。爻曰巳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巳日。其所革巳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巳日乃革之○中溪張氏曰。彖言巳日乃孚。爻言巳日乃革。惟孚故能革也○王氏曰。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傳)巳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

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進齋徐氏曰。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體柔順。其位中正。備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已日而後革者。示不輕變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嘉之功也。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傳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愼之

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
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
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愼重之至。不自任其
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本
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
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
而可革也。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瀘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其會也○建安丘氏曰。革之征。一也。而二征吉三征凶者。蓋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又時而革。革而當者也。故以征則吉。以九居三。其才剛而位偏。過時而革。革之不當者也。故以征則凶。革雖同而時位異

也○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鞏用黃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兌爲口。有言象。第三爻。有三就象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傳 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本義 言已審 進齋徐氏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之。三則有孚。而變革之事成矣。凡事詳審至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就。又何往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傳 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

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无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本義 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

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節齋蔡氏曰。革則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故可改前之命令。湯武革命是也。○雲峯胡氏曰。三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鼎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凝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而爲秋令之時乎。九四有其時有其德。亦既改命矣。必有孚乃吉。甚矣天下事不可輕改也。其謹重之意可見。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 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 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

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中溪張氏曰。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象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故乾九四亦曰乾道乃革。有孚。謂上下信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傳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

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朱子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銅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漢上朱氏曰。兌爲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變則其文炳然○雲峯胡氏曰。乾九五飛龍。革九五虎變。皆大人造之象。下卦言革。上卦言改言變。革道愈進而愈成也。虎變。謂希革而毛毨。

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體離夏革爲兌秋。故有此象。此所謂變。即孟子所謂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區小補之事也。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爲不待占决而人自信之。本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之辭。而中實含戒之之意。○蘭氏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革之變則曰虎。要之爲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筮義。周公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爲卜筮作。又可以見聖人於君師變革等事。謹重不敢輕如此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傳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臨川吳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傳 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

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

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王氏湘卿曰。豹虎之小者。文次於虎。均爲能變特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疏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五與上革道成矣。故皆言變。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臨川吳氏曰。處革之極。革道終矣。君子變革其外而有文。小人變革其外而順君。復何求哉。靜守可也。征行則凶矣○雲峯胡氏曰。虎豹皆兌象。豹小於虎。兌說見於上。有革面象。二三四五皆革者。上則從革者也。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往哉。惟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傳 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節齋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柔暗故如此。○或問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漸漸好。朱子曰。然○建安丘氏曰。革之象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信於人心。當謂合乎天理。此革之道也。在革六爻。初未可革。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言其不可有爲。二之時可革矣。故曰已日乃革。而象稱其行有嘉。三革道已成无所事革。故曰革言三就有孚。而象以又何之釋之。此革三爻之序也。至六四則因下卦革之未善者而更改

之。故曰有孚改命吉。改則輕於革矣。五言大人虎變上言君子豹變則論從革之效。變者革之成。改又不足論矣○中溪張氏曰。象言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而爻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革之道。非有人心之孚信。不可為也。下卦三爻皆言革。上卦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革之成。而改猶未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七







